



走过青春

小诸葛的失算

田新民

在插队的日子里，我们每天都在为“柴米油盐”这些生活琐事发愁。某天，知青灶上的水缸见底了，无水做饭，几个知青没出工，跑到井上一看，冷冷清清，竟无人下桶绞水。

我们挨家打听，最后得知是蒙蒙爹“白崇玺”家最后收的公用水桶，于是，我们一块儿去蒙蒙家找水桶。蒙蒙家院子生机盎然，南瓜架形成的走廊上，浑圆的南瓜一个个吊在头顶，诱人至极。院内的空地是小菜园，栽满了黄瓜、西红柿等各种高原稀有的时令蔬菜，这在干旱缺水的交道塬上，简直是奇迹般的存在，让人羡慕不已。

蒙蒙爹白崇玺聪明有主见，做事仔细，考虑问题周全，勤劳肯干。他每日不辞劳苦从涝池挑水，辛勤浇灌自家小菜园，将菜园养护得生机盎然。在村民中，他口碑极佳，私下被称为“小诸葛”，遇事很有自己的见解。

我们进院后，蒙蒙妈坐在屋内窗前炕上，隔着窗户和善地询问我们的来意，并告诉我们水桶的位置。赵力过去将水桶举起扛在肩上，大家说说笑笑地向门外走去。快要走到门口时，宋跃华见头顶一个大南瓜不错，随手一拧，南瓜刚好掉进赵力肩膀上的水桶里，大家见状哈哈大笑，走出了蒙蒙家门。

哪想到刚出门就迎头遇见蒙蒙爹从外面回家。我们看到当即一愣，随后簇拥着赵力在前面走，并对蒙蒙爹哈哈大笑。蒙蒙爹一头雾水看着我们，不知何故对他大笑，可能他并没看到赵力前面扛在肩膀上的水桶。

绞完水后，已经晌午了。我们回到知青院子，开始分工忙活午饭。从蒙蒙家顺来的南瓜刚好做成“臊子”汤，浇面条当浇头。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地和面、切菜、烧火时，猛然间见蒙蒙爹白崇玺突然走进了知青院。

我们心中一惊，肯定是为南瓜的事儿来找我们算账。屋内大家都在忙着做饭，只有我和赵力当时没事干，只好硬着头皮迎面对赵力白崇玺与他周旋。

白崇玺来到房前就“吃辙”在院中的木柱前，轻声问我：“你们还莫吃午饭呢？”我随口应付着。他略微沉默了一下，突然问我：“你们前响到我院里拿水桶时，是否摘了我家的一个南瓜？”我一听心中略微一惊，当即矢口否认：“没有啊！”

白崇玺边抽烟边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们学生娃过日子不容易，摘个南瓜吃不咋，摘就摘了，能告诉我你们是如何将南瓜拿出我院子的吗？”我听人家如此好心相问，心中也觉得不好意思不承认了，只好满口歉意地承认确实摘了您家的南瓜。

白崇玺又很认真地问我：“能告诉我你们是如何将南瓜拿走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您没注意我们从您家取了那个大水桶吗？就放在水桶里拿走的！”白崇玺听后，当即一愣，然后用手猛拍了自己脑门一下：“咳！我怎么没想到呢！”

我们几个见了都哈哈大笑了起来。白崇玺遗憾地起身摇着头慢慢地走出了知青院，可能心想自己如此精明咋就没想到那个水桶呢？号称“小诸葛”的他这次确实失算了。其实人家根本就不介意我们摘了人家一个南瓜，要是当时进屋掀开锅盖就完全暴露“南瓜”的秘密了。他只是自责为何见我们都是空手走出他家的，哪能想到原来将南瓜放在水桶中带出门了。

过后不久，就赶上他家儿子蒙蒙准备结婚，老人也突然离世，“红白喜事巧相逢”的大事，我们哥儿几个不计报酬全力去帮忙，为老人下葬打墓地，安排出殡事宜，也算是愧对人家情意的回报吧。

从陕北回到北京已经26年了，临近春节，心里就莫名的想念，总觉得有很多事情放不下，不知道是人老了还是心里的牵绊太多。有人说，过了60岁能记住30年前的事，而眼前的事想不起来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对北京没有太多的记忆，可对30前生活过的陕北，记忆就如此清晰。不知道是第二故乡给我的记忆太深，还是人身在北京心留在当地了，我常常想起陕北的年，想起我的青年时代。

1968年12月24日，是我来到陕北插队的日子，也是我第一次在陕北过大年。来时一路火车劳累、汽车颠簸，车窗外是黄土高坡，沿路的风景就两个字概括——“太土”，我的心情交错复杂，不知今后会如何生活，感到迷茫，不知所措。到了延安才发现，新奇的环境、全新的生活，陕北老乡给我亲人般的照顾、无微不至的体贴，让远离家乡的我一点也不孤单。

记得刚到村里，我站在崖边上，一眼望去家家的窑顶都是徐徐青烟。村里人住的窑洞，有门、有窗户，窑洞虽然不大，但都收拾得干净整洁。窑洞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，每天做饭都是烧柴火，火走烟道，陕北的火炕热乎乎的，冬天外面再冷，只要你躺在炕上就会消除劳动中的满身疲劳，睡得很踏实。

阴历腊月快过年了，村里很热闹，虽然



在那些记录插队生活的篇章中，分享一件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，那就是我们插队时吃过的一种陕北特有的野生菌类植物，老乡一般管它叫“地耳”。

地耳，它属于野生菌类的一种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其比一般蔬菜所含的蛋白质都要高，此外，它还含有维生素、磷、铁、锌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。它的形态与木耳相似，名字也多样，如地软、地皮菜等。地耳色泽黑，宛如铜钱，一串串、一片片，生来无根，铺展在荒

都是黄土一片，但依稀可以看到，每家窗户都贴着红色的窗花，窄小的门上贴着大红色的对联，有求福保平安的祈盼、有子女学业的祝福。农村人很淳朴，有的老人一辈子也没有从山里走出去，但是他们对过大年很重视，从进入腊月就开始忙活起来，磨面蒸馍、磨豆子做豆腐、杀猪宰羊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，一年的辛苦也许在这一刻全部释怀，这也是我在北京不曾看见也不曾体会到的，书本上描写再热闹的过年都不如亲临现场的感受最真实。

除夕夜，各家电灯都是通亮的，直到现在我都能记得，我站在高处崖边环视整个村落，点点灯光忽隐忽现，就像萤火虫散落在各个角落，村庄、窑洞、小路构成了一幅画，特别美。那种美是我之前在北京不曾见到过的，那是乡土气息的本色美。

从正月初二开始，就到了亲戚朋友相互走动日子，大家背着大包小包，有拉驴车的，一般都是给老人坐的，年轻人就是骑自行车走街串巷，小路上到处是笑声、吆喝声、孩子们的互相打闹声，更增加了过年的喜庆气氛。

平时村里的乡亲们也把我们当孩子看待，亲切地称我们“北京娃”，谁家做了好饭好菜，都会想到我们，遇到刮风下雨，给我们知青点送一些。如果相隔几个崖畔，就站在山棱喊几声，声音悠长而清晰，这

山、草滩、田埂、崖畔的地皮上。特别是在冬雪初融、春雨绵绵的季节，地耳经过雨水的浸润，舒展开了身姿。遍地可见，尤其是在窑洞的崖畔上，黑压压的一片。

然而，地耳并不是一年四季都能拾到的。它遇寒露而生长，逢雨水而茁壮，正是捡拾的绝好时机。若是晴天，很难找到它的藏身之处。

阴雨天气是寻找地耳的最佳时机。野外草丛中，地耳从蜷缩状态舒展开来，变成

温暖的回忆

王春英



种表达方式也是陕北男女用来表达爱情的。据我所知，陕北民间小调就是从这种浪漫的呼喊形成的，这种表达很真诚。农村生活虽然很苦，但每个人都很快活。

如果赶上哪家嫁姑娘、娶媳妇，那更是喜庆热闹，全村人携老扶幼陆陆续续来主人家送祝福、凑份子，虽然钱不多，在当时也就2元、5元，最多10元，一般是本家亲戚的心意，但是全村人都带着满满的心意为主人家送去祝福。院子里，摆好一排排整齐

的桌子，大盆大碗的肉菜，支起的大铁锅，压饴的工具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村民手工做的，勤劳的陕北人，各显拿手本事。

农村看似很落后，但人们的心离得很近，感情真挚。不像城市，满大街熙熙攘攘的人，都是互相擦肩而过。在我离家的那些日子里，并没有孤独无助，是延安的父老乡亲把这份亲情给了我，让我难以忘怀。想念陕北、想念质朴的老乡，想念那份沉甸甸的情谊。

地耳

李连科

薄薄的一片，捏在手指之间，光滑柔软。

这时，婆姨娃娃们便兴高采烈地向山洼走去，从这个山洼绕到那个山梁，从这个崖畔下到那个沟底，在枯草与泥土间仔细寻找。这儿一团团，那儿一簇簇，地耳或成对成双，或成簇成伙，有的黄里透绿犹如黑木耳，有的遍野点缀形似黑蝴蝶。不一会儿，他们的小篮子便装得满满的。

回家后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拾掉地耳中的草屑，筛去沙粒泥土，用清水反复淘洗，直至地耳看起来黑绿光洁、无半点杂质的模样，然后将其放入盆中用清水浸泡一夜。次日清晨，地耳被水泡得柔软而富有弹性，洗净切碎后，加入肉馅和佐料，便可制成发面包子。尽管当时生活特别艰苦，难得一见肉食，但他们依然能巧妙地利用地耳为主材，拌上豆腐丁、葱花和麻子油，做成美味的素馅包子。放进蒸锅后，不一会儿满屋子便飘溢着地耳特有的香气，品尝起来嫩滑爽口，一股泥土和野草的清香在口

中回荡。

除了做包子、包饺子外，地耳还可以炒菜、凉拌，特别是与鸡蛋一同炒制时，更是一道令人赞不绝口下饭菜。

2013年，我们村的10名知青集体返村。原大队书记王明德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一顿充满陕北特色的家乡饭，油炸糕、粘豆包、摊黄儿等美食，还特意为我们包了一锅地耳包子。这次可是肉馅的，大家纷纷赞叹：“聊咋咧！美滴很！”如今，陕北的生活条件好了，再也不必为了采摘地耳而等待特殊天气。人工培植的地耳口感也不错，采摘回来后晾干保存，食用时只需用清水泡开即可恢复其鲜美口感。

地耳生长在山坡、崖畔、草丛之中，无人问津却自由自在生长着。它从泥土中汲取养分，又在泥土中归于沉寂。它自然可亲，朴实无华，难怪会受到家乡人的喜爱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吃野菜来果腹，但我依然怀念地耳那种纯天然的味道，每当春雨绵绵之际，我总会不由自主想起乡亲们拾地耳的情景……

大叔，对不起

张福刚

就在这时，前方路上传来的口号声打破了这份宁静，声音愈发清晰。待他们走近，我们才看清，原来是一伙社员正押着一个戴着高帽子的人，喊着“打倒坏分子”的口号，沿着下山的路向县城推进。这些人边走边回答我们的询问，声称要将那个“坏分子”送往县公安局。

晚饭后，我们聚在温暖的窑洞里聊天休息，与外界的冰天雪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同学从厕所回来，带来了一则惊人的消息：白天被押往公安局的“坏分子”竟然被放了，正往回走呢。由于县公安局距我们住的地方不过几百米之遥，这个消

息迅速点燃了我们的好奇心和愤怒。不知在谁的提议下，我们几个同学冲了出去，很快便将那个人重新押回了我们住的窑洞。

我们让他站在窑门口，低着头面对我们，具体询问了些什么如今已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我们让他老实交代罪行。然而，这不过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无聊之余的一场恶作剧罢了。我们让他弯腰低头站在窑洞门口的台阶上，折腾了他一个多钟头才放他离开。他疲惫不堪，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寒冷漆黑的深夜。

后来，在出民工的日子里，我碰巧

与那个倒霉的“坏分子”所在生产队的社员编在了同一个排。一次闲聊时，我向他打听起了那个人的情况。那位社员无不遗憾地告诉我，那个可怜人是个单身汉，不知何故得罪了那些批斗他的人，他们便编织了莫须有的罪名来批斗他，甚至将他扭送至公安局。自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敢回生产队，也不知流落到何方。

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内心充满了内疚和后悔。我们的所作所为，无疑是对一个无辜者的雪上加霜，而我们却再也没有机会去改正这个错误。我只能向着天空和远方，默默地道一声：“大叔，对不起啊！”

心灵深处的温暖之旅

——观《幸福慢车》有感

郜军山

希望的世界。

《幸福慢车》是国内首部以“公益慢火车”为题材的院线电影。影片以行驶在大山深处的慢火车和列车员枯燥的工作岗位为载体，讲述了三名在绿皮火车上工作的年轻人，在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中，最终找到人生方向的故事。这不仅是一部关于铁路人的电影，更是一次对慢生活、对人性、对梦想的深情回望。

影片中的慢火车，如同一位默默无闻的老者，缓缓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，将大山深处的百姓与外界紧密相连。在那些偏远的地区，慢火车不仅是村民们出行的主要工具，更是他们通往梦想与希望的桥梁。它见证了无数人的悲欢离合，承载了太多的温情与记忆。影片通过细腻的情感刻画和生动的场景描绘，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慢火车背后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与使命感。

《幸福慢车》并没有将视角局限于火车本身，而是通过三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，展现了铁路人平凡而又充满热血的日常生活。程路、赵大鹏与向萍萍，这三名不同背景的青年，在慢火车上经历了从迷茫到坚定、从退缩到坚守的心路历程。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，践行着“人民铁路为人民”的服务宗旨，给山区人民带来了梦想与希望。这种对职业的热爱与执着，对责任的担当与奉献，无疑是对当代青年的一种深刻启示。

影片的摄影和音乐同样值得称赞。摄影师用镜头捕捉了慢火车沿途的壮丽风光，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人文景观完美融合，营造出一种宁静而深远的氛围。而音乐则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，将影片的各个部分紧紧相连，增强了情感的表达与传递。

《幸福慢车》不仅是一部电影，更是一份对过去的怀念，对未来的期许。它让我们看

到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，那些看似“不协调”的存在，其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温暖的记忆。慢火车虽慢，但它所承载的温情与希望，却如同山间清泉，滋润着每一颗渴望幸福的心灵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高铁展示的是中国速度，慢火车承载的是中国温度。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铁路人，我将带着这份感动与思考，继续前行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趟“幸福慢车”。



幸福慢车
4月9日 全国影院公映

学则智，不学则愚；学则治，不学则乱。自古圣贤，盛德大业，未有不由学而成者。在当代中国，高铁列车如一道道闪电般穿梭于城市之间，编织出一幅幅速度与

激情的梦幻画卷。在这股现代化浪潮中，一部名为《幸福慢车》的电影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，引领我们走进了一个看似与时代格格不入，实则洋溢着温情与